

甲辰本紅樓夢

第一冊

甲辰本红楼梦

(全四册)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民航印刷厂台湖分厂印刷

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7.375印张

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00册

ISBN 7-5018-0701-6

K·74 定价：150元

〔清〕

曹雪芹

甲辰本紅樓夢

第二冊

書目文獻出版社



〔清〕

曹雪芹

甲辰本紅樓夢

第三冊

書目文獻出版社



〔清〕

曹雪芹

甲辰本紅樓夢

第四冊

書目文獻出版社

序

馮其庸

一九五三年在山西發現的夢覺主人序本鈔本《紅樓夢》，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本子。此本序言末尾署「甲辰歲菊月中浣」，此序文的書法與此本總目及第一、二兩回和第三回開頭部份的書法，完全是一個人的筆跡，並且此人的筆跡後面還有很多。因此，這個本子的鈔成時間應該就是序文所署明的時間，也即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（一八七四）。

此本究竟有些什麼特殊意義呢？

一、獨標《紅樓夢》

大家知道，《石頭記》的最初階段，有過很多名字，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（甲戌本）》第一回有一段文字說：

遂易名為情僧，改《石頭記》為《情僧錄》，至吳玉峰題曰《紅樓夢》，東魯孔梅溪則題曰《風月寶鑑》。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，增刪五次，纂成目錄，分出章回，

則題曰《金陵十二釵》，並題一絕云：

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，

都云作者痴，誰解其中味。

至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，仍用《石頭記》。

在這一段文字裏，說明了《石頭記》初期，一共有《石頭記》《情僧錄》《紅樓夢》《風月寶鑑》《金陵十二釵》等五個名字。《紅樓夢》只是其中的一個名字，而且到了乾隆十九年甲戌，還統一了名稱，「仍用《石頭記》」。盡管如此，《紅樓夢》這個名字，也還時時出現。愛新覺羅宗室富察明義在他的《綠煙瑣憶集》（寫本）裏有《題紅樓夢》詩二十首，詩前不題記云：

曹子雪芹出所撰《紅樓夢》一部，備記風月繁華之盛，蓋其先人爲江寧織府，其所謂大

觀園者，即今隨園故址，惜其書未傳，世鮮知者，余見其鈔本焉。

此詩寫作時間，據吳恩裕先生考證，是在乾隆二十三、四年，即一七五八或一七五九年前後。據我的推測，此詩寫作時間還應提前，估計應該在乾隆十九年以前^①。在這個詩題和「小敘」裏，都是用的《紅樓夢》這個書名。到了乾隆三十三年（一七六八），宗室詩人永忠在他的《延芬室集》裏又有《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曹雪芹三絕句》三首，這裏用的又是《紅樓夢》的書名。然而，從現在見存的十二種此書的早期鈔本來看，只有四種叫《紅樓夢》，有七種叫《石頭記》，另一種鄭振鐸藏本殘存第二十三、二十四兩回，則回首題頭叫《石頭記》，版口魚尾上又寫《紅樓夢》。不

^①參見拙著《夢邊集》三五二頁。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。

管怎樣，這十二種傳本，仍以《石頭記》的名字爲多。很有可能此書最初階段是《石頭記》。《紅樓夢》並稱的，如現存的鄭藏本這種格局，便是一種例子。再有細檢甲戌本正文下雙行小字朱批及眉批、夾批，共有稱《石頭記》的十六處，稱《紅樓夢》的六處。如單查正文下雙行小字批，則《石頭記》。《紅樓夢》各有兩處。據研究，甲戌本上正文下留空後填的雙行小字朱筆批，可能是脂硯齋初評的文字，此本上的眉批和夾批，則可能是重評的文字。那末，如從初評的文字看，《石頭記》。《紅樓夢》是相等的，如從再評的文字看，則《石頭記》之名佔壓倒優勢。但無論是初評或再評，都應該看作是《石頭記》的初期的情況。根據以上情況來看，則此書初期的名字，可能就是上述情況，兩個名字都被人們運用，而《石頭記》的名字佔優勢。

那末，什麼時候使這一情況改變的呢？看來，就是從這個夢覺主人序本開始的（以下簡稱「夢序本」）。可不可能在夢序本之前就早已有別的鈔本全稱《紅樓夢》了呢？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，何況前面已經分析到明義、永忠等人都曾單稱此書爲《紅樓夢》過。然而，從目前的情況來說，真正可信的還是這個夢序本，因爲它是至今確實的存在。而明義、永忠等人所舉的本子，具體情況很難確定。因爲這部書名字很多，會不會剛好舉了他們所習慣或喜歡的名字，而在他們手上的鈔本，也許仍是兩名或多名並稱的呢？會不會恰如鄭藏本那樣呢？也許真正竟是獨標《紅樓夢》的呢？由於以上種種的可能性都存在，因此我們就無法確定他們所見的本子就只有一種名字叫《紅樓夢》。所以要以實物爲證來說，真正獨標《紅樓夢》的，目前要舉最早的本子，還只能舉出這個乾隆四十九年的夢序本來，此外就無可再舉了。至於在這個本子以後而稱《紅樓夢》的，那自然還有更多，

如舒元煒序己酉本（乾隆五十四年，公元一七八九年），楊繼振藏本即《紅樓夢稿》本，程偉元、高鶚木活字本等等。因為這些本子都在夢序本之後，所以就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之內了。

那末，獨標《紅樓夢》，究竟有些什麼值得稱道的呢？

一、從《紅樓夢》本身的歷史來說，它是從《石頭記》到《紅樓夢》的一個重要標誌，在此以前，此書的名字主要是《石頭記》，從這部夢序本開始，以後此書的名字就主要是《紅樓夢》了。

二、從《紅樓夢》這個名字來說，它比《石頭記》的名字，要富於內涵和引人注目一些。《石頭記》這個名字，在經過了明代人的這個「記」那個「記」的種種傳奇以後，使人感到有點眼熟，不那麼新鮮奪目。

三、這兩個名字的關係，我曾經說過，《石頭記》是名，《紅樓夢》是字，字是表名的，所以它對名有點解釋的作用。因此它比《石頭記》要更具體，更有內涵些。

這並不是要說《石頭記》這個名字好還是《紅樓夢》這個名字好，名和字是一體的，互為表裏的，不存在好壞問題，只存在功能問題。

由於《紅樓夢》這個「字」較富於內涵，較有吸引力，所以這個「字」就代替「名」而風行天下了。時至今日，《紅樓夢》這個名字，幾乎可以說是「紅」遍全世界了。但如果要是說《石頭記》，可能知道的人就要少一些，這與曹雪芹名落，雪芹是他的字，但他却以雪芹這個字風行天下，知道曹雪這個名字的，肯定要少一些一樣。

對於《紅樓夢》這部書來說，至今風行全國和全世界的畢竟是《紅樓夢》這個名字，那末，追

本「源」，它的最早以此名行世的本子，其意義當然非比尋常了。

二、保存了脂本的某些原貌和文字

夢序本的另一個重要特點，是保存了脂本的某些原貌和文字。我們目前雖然還擁有十多種早期鈔本的《石頭記》或《紅樓夢》，但是它們並沒有能完整地保存原本的鈔寫款式，它們只是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某些原本的款式；它們的文字，有些本子雖然未經人有意識的刪改，但却免不了有相當數量的鈔錯和鈔漏。因此，對於研究者來說，愈多接近脂本的早期鈔本，就愈有利於我們認識脂本原本的面貌和文字。對於整理《紅樓夢》這個本子，也同樣是愈多早期鈔本愈好，因為它有利於互相比較和作文字上的對校。從這一角度來說，這個夢序本，同樣也有它的十分珍貴的價值。

例如《石頭記》的開頭第一回，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鈔寫款式？甲戌本第一回開頭第一句，就是「列位看官，你道此書從何而來？」在這之前，却是各本皆無的一篇「凡例」。但是庚辰本的第一回開頭第一句，却是：「此開卷第一回也。」以下便是長長的兩段序言式或自白式的文字，而「列位看官，你道此書從何而來？」這一個甲戌本的第一回開頭，却是緊接在「亦是此書立意本旨」這句話之後，根本沒有另行抬頭。那末此書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開頭呢？是「列位看官」那裏算全書的正式開頭呢？還是像庚辰本那樣「此開卷第一回也」就是此書的正文的開頭呢？特別要指出的是，目前所有的早期鈔本，除甲戌本和這個夢序本外，其餘如庚辰、己卯、戚序、蒙府、戚寧、夢稿、

舒序、列藏、程甲、程乙乃至於後來的評點本，統統都是從「此開卷第一回也」開頭的，所以過去讀《紅樓夢》，從來沒有想到此書應從哪一句開頭的問題。現在就是這個夢序本，却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款式。這個夢序本第一回的款式是：第一行頂格寫「紅樓夢」三字，第二行低一格寫「第一回」三字，第三行低二格寫回目。第四行低一格寫「此開卷第一回也」這段文字，直到「故曰假語村言云云」止（本段開頭的「此」字與右邊「第一回」的「第」字齊）。然後另行低一格寫「此回中凡用夢幻等字」這一小段，直到「此書立意本旨」為止。「此開卷第一回也」和「此回中凡用夢幻等字」兩段，都較正文低一格，然後是頂格寫「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……」。這樣一來，就十分清楚了，正文是從「列位看官」句開始的，它的鈔寫款式是頂格寫的。正文前的兩段低一格寫的文字，是第一回的回前總評。這種款式，正好與甲戌本的第二、六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，各回的回前總評的款式相同。反過來，從夢序本第一回回前評的款式，又可證明甲戌本「凡例」第五條「此開卷第一回也」云云，原本確是脂評第一回的回前評，「凡例」的編寫者硬把這段文字移過去充作「凡例」的第五條，以致破壞了甲戌本脂評的款式，弄得這個號稱「至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」的本子，開頭第一回就沒有了回前總評。現在幸虧這個夢序本，保存了脂本原來的款式，因而使人們得以確切地認識《紅樓夢》的正文開頭，是從「列位看官」句開始，而「此開卷第一回也」這兩段文字，是脂硯齋所作的第一回的回前總評。

在《石頭記》的鈔本中，有數處評語與正文混淆難分的，但在這個夢序本中，却與別本不一樣，別本作正文的，此本却明確地作評語鈔錄成雙行小字，例如第三回庚辰本第五十四頁第一行「黛玉

方拜見了外祖母」之下，有「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，賈赦、賈政之母也」一句。庚辰本是作爲正文連上句一起書寫下來的，其餘各本無不如此，甲戌本上還在此句旁加了一段朱筆批：「書中目太繁，故明注一筆，使觀者省眼。」更顯得此句應是正文。但在這個夢序本裏，此句却是正文下的雙行小字批，與正文有明顯的區別。再如庚辰本第十七至十八回，第三八一頁末行，在正文「說不盡這太平氣象，富貴風流」之下，有一大段文字：

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，青埂峰下，那等淒涼寂寞，若不虧癩僧跛道二人携來到此，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。本欲作一篇燈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，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。按此時之景，即作一賦一讀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。即不作賦讀，其豪華富麗，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。所以倒是省了這工夫紙墨，且說正經的爲是。

這一大段文字，在庚辰本裏全是正文書寫，其餘各本也是如此，特別是在庚辰本上，有朱筆眉批云：「忽用石兄自語截住，是何筆力，令人安得不拍案叫絕。是閱歷來諸小說中有如此章法乎？」

在前引這段文字「且說正經的爲是」之下，又有墨筆雙行批語：

自此時以下，皆石頭之語，真是千奇百怪之文。

又戚本在「此時」這段文字以下，亦有如庚辰本墨筆雙行小字批語的文字。據以上各點來看，此段文字當屬正文，似無可疑。

對待這段文字唯一不同的看法，是庚辰本在「此時自己回想」這句的「此」字上，加了一道墨

筆橫劃，以與上句隔斷，在眉端又加墨筆批云：

此時句以下一段，似應作注，其作省親賦之說，或以訛作訛不可知。

綺園

然而，就是這個夢序本，却與衆不同，這段文字，也作雙行小字批鈔寫，界線十分明確。再有庚辰本同回在前述這段文字的後面，在正文「明現着夢汀花淑四字」以下，有一大段文字：

按此四字，並有鳳來儀等處，皆係上回賈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，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？況賈政世代詩書，來往諸客，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，豈無一名手題撰，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唐塞？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，一味抹油塗硃畢，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，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，則以爲大雅可觀，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貴府所爲哉！據此論之，竟大相矛盾了，諸公不知，待蠢物石兄自謙妙，可代答云：豈敢。將原委說明，大家方知。

這段文字，庚辰本是完全作爲正文鈔寫的，並且還有正文下雙行小字墨筆批語，在其他各本也是如此。但在夢序本裏，却是正文下的雙行小字批語，文字則作了少量的刪簡。上述三段文字，究竟是庚辰本等把批語誤作正文呢？還是夢序本把正文誤作批語呢？這就值得進一步探討。夢序本的價值是在於對這三段歷來有疑議的文字，直接提供了一個新的款式，這個款式，無疑是符合「綺園」批語的觀點的。至於它究竟是正文還是批語，當然還應審慎研究。

由於夢序本的原本是出於脂本，所以雖然此本的文字被改動得很多，但它仍保留着較多的脂本原文，可資校證。例如庚辰本第二回「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，不想次年又

兩灣似蹙非蹙籠烟眉，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。①

己卯
"
"
"
"
"
宵
"
"
"
"
笑
"
笑
"
露
"

庚辰
“半”鵝眉，一對多情杏眼。

夢稿 兩灣似蹙非蹙，一雙似目。②

蒙府
"
"
"
"
"
罩"
"
，
"
"
俊"
。③

眉灣似蹙而非蹙，目彩欲動而仍留。

我送妹妹一字，莫若「顰顰」二字極妙。探春便問：何出？寶玉道：《古今人物通考》上說：西方有石名黛，可代畫眉之墨，況這妹妹眉尖若蹙，用取這兩個字豈不甚美！

其實，這上面兩段話，就是對那兩句聯語的確切解釋。上句既然叫「似蹙非蹙」，下句自然應該是「似泣非泣」。按：蹙，緊迫也，引申作「緊聚」，王觀《卜算子》：「山如眉峰聚」，此「聚」字即「蹙」之意。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，管籥之音，舉疾首蹙頞而相告。」按：「蹙頞（額）」，皺眉也。寶玉說：「況這妹妹眉尖若蹙。」「蹙」亦作「憾」，憂愁、悲傷。《詩·盤庚上》：「盤庚遷於殷，民不適有居，率籲衆慝，出矢言。」「眉尖若蹙」是憂愁、悲傷的樣子。何況寶玉正是給她取了「顰顰」這個表字。按：顰，皺眉也。《晉書·戴逵傳》：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。」上面這些意思，正好注釋了「似蹙非蹙」四個字，再加上「態生兩靦之愁，嬌襲一身之病，淚光點點，嬌喘微微」幾句，不是這個「似蹙非蹙」就十分形象化了嗎？理解了這一句，那末，下句自然就只能是「似泣非泣」了，因為下句是上句的呼應。試想如果把「淚光點點」與「似喜非喜」連起來，怎麼能連得上呢？怎麼能成爲呼應呢？接着還應解決的是究竟是「含露目」還是「含情目」的問題。這毫無疑義，應該是「含露目」。因為上句是「顰顰眉」，這上下各三個字，對得十分貼切。「顰」對「含」，「眉」對「目」，如果中間是個「情」字，就無法相對了。而且因為是「似泣非泣」所以才「含露」，「露」也就是寶玉眼中的「淚光點點」。經過這樣疏解以後，這兩句話確實應該承認以列藏本最爲正確無誤了。然後，以此作爲標準，可以看到這兩句的文字，夢序本實際上與甲戌本相同。由此可見此本的一部份文字確是早期脂本的遺文。

（指其中未被後人改動部分）雖然有部份文字已被改易了，但其未被改易的部份，仍是極為可貴的。

三

三、夢序本的改文

前面說過，夢序本的文字有一部份是經人刪改過的，而且所佔的份量並不太小。這裏還要指出，在這許多刪改過的文字裏，又可分為兩類，一類是與程高本相同的文字，另一類是與程高本不同，但也不同於脂本的文字，爲了使大家能具體地看到這種情況，特選取部份文字，用表格排列，以顯示庚辰（作爲對照的底本）、夢序、程甲三本的異同：

《石頭記》第一回庚辰、夢序、程甲三本部份文字對照表①

庚	或	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鈔去恐世人	不愛看呢	石頭笑答道
夢	技	家		
程	善（亦	能）縱（然）	（也算不得一種奇書）	（果然）

①表內符號：□表示增加的文字，○表示刪去的文字，◇表示改動的文字。表內文字，均與庚辰本作對照。